

否泰录

明·刘定之

昔我太祖高皇帝，膺受天命，驱逐胡元遁归朔漠。其末帝妥欢帖木儿既殂，太祖以其尝君临华夏也，谥为顺帝，可谓盛德至仁矣。顺之遗胤，据其故穴，仍君长其丑类，世数莫考，惟知其地名瓦剌。其君立于宣宗皇帝时者，名普花。此称为可汗，而彼自称不可知，计必仍僭其先世大号也。故其臣亦悉用故时将相称号，岂非羊质虎皮、鸞翰凤鸣者哉！称丞相者二人：一日和宁王阿鲁台，一日顺宁王脱懽。常遣使朝贡，朝廷赐以诏书，亦称之曰王。其后，二人相继死，而脱懽之子曰也先，悉有二人部属，其号为太师。君臣异处，常不相见。普花娶也先妹，以相固结。

今皇帝即位以来，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，朝廷厚答金帛，过元旦郊祀始去。然久之渐桀骜不恭，往来通使等变诈翻覆，告以中国虚实。也先求以其子结婚於

帝室，通使皆私许也。先进马为聘仪，朝廷不知也，答诏无许姻意。也先愧怒，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。塞外城堡多陷没，边报日至。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御之。源等既行，司礼监太监王振复劝上亲征。命太师、英国公张辅，太保、成国公朱勇等治兵。朝臣奏疏请留，不允。

十七日，驾行。命郕王居守。每旦於阙左门西面受群臣谒见，朝政皆太监金英、吏部尚书王直、学士高穀、驸马焦敬等共议。其从驾行者，尚书王佐、邝野，学士曹鼐等。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，出居庸关抵宣府。井源败报踵至。上至大同，暮有黑云如伞罩营，雷电如雨，王振恶之，乃以驾还。

八月十三日，至狼山。虏追及，遣朱勇等三万骑逆战，皆败死，无只骑回。是日，驾至土木。日尚未

晡，去怀来城仅二十里，欲入保怀来城。振辎重千余辆在后未至，留待之，遂驻土木。旁无水泉，又当虏冲。十四日，欲行。虏已逼，不敢动，兵士束手饥渴。十五日，虏使持书来，以求和为言。召曹鼐草敕与和，遣二通事与虏使偕去。遂移营逾堑以行，回旋之间，行列已乱，争先奔进，势莫能止。虏骑蹂阵而入，奋长矛以击我军，大呼：“解甲投刃者不杀！”众裸袒相蹈藉死，蔽野塞川。虏丛入中军，宦侍、虎贲矢被体如猬。上与亲兵乘马突围，不得出，虏拥以去。文武军吏幸免者，蓬首赤身逾山谷，连日饥饿得达关。虏举我辎重，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。其实虏众仅二万，我师死伤过半矣。

十六日，上在虏营，手书遣使与怀来守将，言被留且索金帛。怀来城闭不可入，縋而登。复遣人送至京

---

师，以其夜三鼓，从西长安门入报。

十七日，百官集阙下，颇闻败报，私相告语，愁叹惊惧。出至紫陌，见军士奔归，疮残被体，血汗狼藉。然尚未知上所在也。是日午，遣使赍黄金、珠玉、充龙段疋等物，驮以八马诣也先营，请还车驾。

十八日，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，命郕王权总万几，於午门南面见百官，始启事奉令旨施行，众皆谓行且即真矣。数日内外汹汹不自保。已而，皇太后诏天下，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。又数日，尚书于谦等弹奏奸臣王振倾危宗社，历数其罪千言。读既毕，王谕以“自有处置”。谦等言：“振罪恶滔天，今日不正典刑，灭其族，臣等皆死于此，不但已也。”因痛哭，声彻中外。王起入内，中使将阖门，众拥谦等随入。太监金英传令旨：“且退。”众奋欲摔英。英惧，言令藉没振，遣

---

指挥马顺往。众曰：“顺，奸臣党也。宜遣都御史陈镒。”英脱身入。顺前劝解，辞色稍遽，给事中王竑掙顺首，众争殴之，蹴踏扯裂，顷刻而毙。或就脱顺靴击，出其眼血，流门闾。众皆愈怒，求内使王、毛等二人。英使人掙出，亦击杀之。曳三尸陈于东长安门，军士犹争击不已。陈镒奉令旨，率军籍振宅，并其党彭得清、内使陈管家等。顷之，执振侄锦衣卫指挥王山至，跪于庭，共唾骂之。乃宣令旨：“奖谕百官，各归莅事。”拜谢而出。明旦，移顾王坐于奉天门左受朝，由此即真之议益急。

振宅在宫城内外凡数处，皆重檐邃阁，僭拟宸居，器服绮丽，尚方不逮；玉盘径尺者十面，珊瑚树高六七尺者，五七株；金银十余库，马数万匹。禽王山于市，其族无少长皆斩。山弟林，亦为锦衣卫指挥，从振死于

虜。林凶悍尤甚，姬妾百数。

二十二日，虜拥上至大同，城门闭。校尉袁彬随侍，以头触门大叫。於是广宁伯刘安、给事中孙祥、知府霍瑄出见，献蟒龙袍。上以赐知院伯颜帖木儿及也先弟大同王、赛刊王。上曰：“秋稼未收，军士久饥，可令刈以入城。”又曰：“虜欲归我，情伪难测，宜严为备。”安等献酒，上酹地饮讫。虜令括城中犒（军物），并内官郭敬等金银共二万余两来迎驾。既献，虜笑不应。二十三日，上索西瓜、雪梨，割与虜，食讫遂去。

过猫儿庄、九十九海子。又行，见苏武庙、李陵碑。

二十八日，至黑松林，也先营在焉。上入营坐，也先拜稽首，乃侍坐。宰马设宴，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上

酒，歌舞以为娱。其后，遂奉上居于伯颜帖木儿营，去也先营十余里。伯颜帖木儿与其妻见上，亦如也先礼。伯颜帖木儿每二日献羊，七日献牛。也先每七日献马。二人者，每出猎，则又以其所获野马、黄羊之类来献。

二十九日，皇太后命郕王早正大位，以安天下。有司择日行礼，众遂相率诣文华殿门，请王出见，王辞让不允。众共言：“祖宗神器不可虚，圣母有命不可违。”有旨：“从请。”乃再拜，山呼而出。九月初，也先遣其酋长尚书来言，欲送上还京。入见，赐以冠带彩段。临行，以金百两、银二百两、彩段若干匹赐也先。

初六日，王即皇帝位，遥尊上为太上皇。大赦天下，百官六军赏赐有差。后数日，也先复遣使至，书词悖慢。朝廷复书，大略言中国已立皇帝，天下兵甲众

盛，可相抗御之意。已而命罗通、孙祥为副都御史，守居庸、紫荆关；石亨为武清伯，总摄京师兵马。

十月初，也先入寇，自紫荆关入，杀指挥韩清等，孙祥走，死。初九日，虏至京师城西北关外。石亨营于城北，兵部尚书于谦督其军，都督孙堂营于城西，刑部侍郎江渊参其军。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，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，守城。虏攻城，连日抄掠。亨等与之杀伤相当，其酋长铁元帅死焉。时畿内降附胡人留居者多，乘时为寇。朝廷重赏购捕，被获者累日不绝。虏稍沮，复遣使言欲和。

十七日，以通政司参议王福为礼部侍郎，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，持羊酒往也先营。也先与其弟及伯颜帖木儿擐甲胄厉弓矢，太上带刀引福等前，露刃，夹之，福等拜讫。也先挥却羊酒，取敕视番字，太上取敕

视汉字。也先谓福等：“尔小官，可令胡濙、于谦、王直、（石亨、杨善）等来！”福辞归。时四方兵渐集，虜夜遁，从居庸关出，遗所掠牛羊、人口于路，以缓追兵。太上自紫荆关出，乘马踏雪而行。遇险，则袁彬执鞚。既入虜境，也先来见。宰马，拔刀割肉燎以进，云：“勿忧，终当送还！”食讫，辞去。

十九日，瓦剌可汗普花遣使献马。先是，普花驻兵关外，未入。至是，以寻旧约通和为言。朝廷以其来缓师，却之。胡濙、王直言：“普花、也先君臣素不睦，宜受其献以间之。”从濙等言，亦使人入见，献马八匹，赐衣服、冠带、酒馔、金帛，视常年有加。

二十二日，遣杨洪，孙堂、范广等率兵二万，击虜之未去者。二十五日，破虜于固安，得牛马驴数百匹，夺还人口万余。十一月初八日，以虜既退，京师

---

解严，降诏抚安天下。十一日，免朝，百官望拜太上圣节于朝天宫。

十三日，杨洪等旋师，入见。言虏众已尽绝，其实不过百余散掠，各郡驱人畜以自拥卫，望之若数万，众官军不敢逼。其南去者，各郡以渐捕获之；其北去者，洪等逐至关歼焉。犹杀官军数百人，洪子俊几为所杀。既奏捷，以洪为昌平侯，与副都御史罗通练兵于东教场，石亨练兵于西教场。

二十三日，也先遣使来索大臣迎驾，约以后月初三日至其营，否且又入寇。书词甚慢，不答。二十九日，冬至，免朝贺。每年是日，遣官祭长陵、孝陵、景陵。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，陵旁宫宇、祭器皆被焚掠，守陵官军死亡、逃窜，暂辍祭礼。

十二月初二日，赠太师、英国公张辅为定兴王，学

---

士曹鼐为少傅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皆死于土木者也。

初四日，尊皇太后为上圣皇太后。初七日，尊母吴氏为皇太后。初八日，立妃汪氏为皇后；册太上宫嫔周氏为贵妃，即皇太子所生母也。初十日，诏告天下，赦在京流以下罪囚。

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一日，受朝，免贺。初七日，太上书至，索大臣来迎。命公卿集议，推举旧任老成当行者。

初十日，大祭天地于南郊，庆成贺宴如常年。十八日，遣都督范广等率兵巡居庸等关，以虏入辽东、宁夏，皆有报至也。二十九日，遣都督等官石彪等，率兵巡怀来、宣府等城。

闰正月初十日，谍报虏掠西邮，取庆阳府所牧驼

---

马、牛羊以去。二十六日，大同奏：“虏至城下，总兵官郭登败之。”升登定襄伯。

二月初一日，大同奏：“败虏于黄土岭，获首级二十三颗，马驴一百二十三匹头，夺还男妇二百二十五名口，器械衣服称是。指挥使许贵之功也。”

十四日，宣府参将杨俊执喜宁。喜宁，内侍从太上于虏中者，数导虏入寇，上患之。太上亦以虏入寇不已，则和不可；必不和，则还京未有期也。恶宁。宁又忌袁彬，尝诱彬出营，将杀之。太上觉其诈，急召彬回，乃得免。及是，彬言于太上，遣宁，传命于俊索春衣。因遣军士高磐与俱。彬刻木藏书系磐髀间，以示俊，俾因其来执之。俊既得书，与宁饮城下。磐抱宁，大呼俊从兵，遂缚宁至京师，处以极刑。於是，虏失其向导，亦厌兵矣。十六日，以石亨为征虏大将军，率

---

---

步骑三万五千人，出紫荆关，以巡北边。其后，虜涉春及夏，不复大人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也先以屡遣使议和不成，俾其知枢密院阿剌为书，遣其参政完者脱懂懂等来。上疑其诈，召文武群臣议，以为“虜交兵既久，士马疲怨，又失常年和好之利，度其情出于诚。且太上在虜，理宜迎复。虜纵以诈，我当推诚。”上闻允，奏遣礼部侍郎李实、大理寺少卿罗绮、指挥马显，与脱懂懂等，以七月初一日行，十一日至也先营所失八儿秃之地。也先曰：“兵端皆因通使陈友等小人缔构，以致小事成大。及我送太上还京，不遣大臣来议，又杀所遣使臣张关保等。我向北后，遣者盈不花等，亦不生还，其故何也？”实等答曰：“太师虽名送驾，兵行不戢，攻关掠野，朝廷岂信？张关保等死于阵，者盈不花等未至京，皆因将士

不以为来和，而以为来战故也。”也先曰：“喜宁是朝廷内臣，我所遣来，何为亦见杀？”实等答曰：“喜宁蒙太上厚恩，却乃导引太师兵马，杀之宜矣。”也先曰：“太上在此，我令伯颜帖木儿早晚恭敬，未尝失礼。”因以酒酪饮实等。

十二日，遣人引实等至伯颜帖木儿营，见太上。实等拜泣，问起居。太上曰：“朕非以畋游而出，实为生灵除害。然陷于此者，王振所致也。及也先实意送朕回，又被喜宁屡次阻住，但唆令进兵。今王振、喜宁皆死矣。”因问上圣太后与上安好？又问旧臣数人。又曰：“在此逾（年始）见卿等。曾将衣服靴帽等来乎？”实等曰：“虏中屡有人走回，皆不知车驾所在。朝廷遣使，亦无回报。以此臣等行时，诸物未带。”时御用物，惟金龙绣枕在。实等因自出所有食器、烧酒、焙肉等为献，

复欲尽取所赍米来献。太上曰：“小事勿劳卿等，为朕通和，乃大事。”李实等因极言王振曩昔擅国致寇之罪。太上曰：“振未败时，无人肯言。朕亦不能烛奸，悔恨何及？”语将毕，伯颜帖木儿至，太上赐酒，共饮。伯颜帖木儿复邀实等至其帐，相与饮。实等回至太上帐内，求留宿。馆伴者不肯，实等乃至也先营宿。

十三日，也先置酒以饮实等。也先曰：“尔等念太上否？”实等曰：“君父蒙尘，臣子岂不念乎？”也先曰：“尔等既念，何不迎回？”实等言来迎之意，也先将从之。伯颜帖木儿言礼物未备，不可容易，也先乃止。凡实等所与也先及伯颜帖木儿语者，其妻皆并坐共议，传酒相酌。也先、伯颜帖木儿貂裘胡帽，其妻珠绯覆面垂肩，碗酪孟肉粗块长啜，亦更互吹弹歌舞以为乐。

十四日，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秃同实还，贡貂皮、马匹；遣其尚书土儿罕以罗绮往大同，调回虏兵，不复扰边。实辞太上，袖出书三通以授实，其一奉上圣皇太后，其一达于上，其一谕群臣。伯颜帖木儿约实速来成和好，且指也先幼子曰：“此与朝廷议姻者也。”实不敢对。

十九日，实至怀来，遇右都御史杨善、侍郎赵荣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儿马黑麻北去。盖瓦剌国政皆也先专之，其兵最多；普花虽为可汗，兵稍少；知院阿剌兵又少。君臣鼎足而立，外亲内忌。其合兵南侵，利多归也先，而弊则均受。及欲和，则也先耻屈意，而阴使（普花、阿剌来言。阿剌）所遣脱懽既与实等行，普花所遣黑麻等复要善等出，惟虑和之不早成也。实等既至京，缘边虏兵皆退。